



論「成王敗寇」

紀庸

前些年時第三野戰軍軍政幹部學校在上海招考，政治常識測驗裏就有一條問「成王敗寇」說法的是非。許多進步的青年朋友對於這句流傳已久的成語，也許有正確的看法；但我相信，一定有更多數的青年同學莫名其所以然。我們應該對這一傳統觀念，作一番澈底的檢討。

「成王敗寇」說得更通俗些便是「勝者王侯敗者賊」。這是舊時代裏動人對現實低頭，而不對真理低頭的魔術咒語之一，同時，也是失敗者阿Q式的自我安慰方法。總之，這個觀念如果養成，是很妨礙我們對歷史的正確觀念的。

怎麼纔叫做對歷史的正確觀念呢？要想明瞭這個問題，就不能不先知道人類社會整個進化的階段。代表最進步階段的看法，就是對歷史的正確觀念。社會進化的階段怎樣呢？差不多人人都知道是由原始共產社會進步到奴隸社會，由奴隸社會進步到封建社會，由封建社會進步到資本主義社會，最後的，也是最高的一個階段便是社會主義社會。在中國，更有一個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時期，即新民主主義社會。但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哲學基礎，亦即理論根據和社會主義是一致的，所以他不過社會主義社會的預備階段而已。無論那一種社會的出現，都是由於物質生活的進化，也就是由於生產工具的進步而引起了新的生產方式，生產關係，因而使整個社會改了樣子。這就叫做「唯物論」，唯物的意思，是把物質生活做爲一切進步的前提，不像過去似的，把人類思想，意志看作推動社會的原動力。

譬如孟子所說的：「我欲仁仁斯至矣。」「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就是將人類思想意志擺在第一層的。這樣的眼光，叫做「唯心論」，唯心論是錯誤的，不能成立的。

由工具進化而生出新生產方式和生產關係，原始公社時代是極原始的共同生產，因爲工具簡陋，不集體就不能維持生活。從奴隸社會起，因爲工具進步到可以使私人有大量財富，於是社會上就發生了剝削者和被剝削者，有財富的有勢力，可以剝削人，窮困的人，只有受人剝削，被剝削的方式有各種各樣，奴隸社會中，奴隸等於牛馬，連人格都不存在，可以說是頂野蠻的剝削方式；封建社會中，大地主，貴族把田地交給農奴耕種，農奴要交納極重的地租或者抽出時間來替地主作工，不管你自己多忙，也得去，這又是一種比較進步的剝削法，表面上好像農奴的生活比奴隸好些，也有了人格，但骨子裏仍舊是沒有自由，沒有平等的。機器發明以後，生產變成大規模了，農奴化作工人，地主變成廠主，資本公司，剝削關係就由封建式的地主農奴進步爲資本家對勞動者，資本家花錢雇工人，工人出賣勞動力，表面上看起來平等、自由，可是事實上工人做的工，其價值遠在應得的工資之上，這些錢就被資本家裝進荷包去了，經濟學上把他叫做剝削剩餘勞動，獲得剩餘價值。我們可以說，社會越向前進，剝削者的手段越巧妙，被剝削者的苦痛也越深，甚至越不容易自覺。在辯證法，把這種對立的現象，叫做矛盾。除去社會主義社會，新民主主義社會以外，可以說，那一種社會全有矛盾存在。（社會主義的「職工」，就是專記胡人國家的，並不直捷了當的把他們叫

義社會是消滅階級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所以是最進步的。

矛盾不是一句空話，而是表現在種種事實的。地主用盡方法來壓榨農奴，資本家用盡方法來壓榨勞動者；同樣，農民，勞動者也拚命反抗地主，官僚和資本家。一部現代史，是勞資鬭爭史，一部封建社會史，是地主，官僚，皇室與農民的鬭爭史。中國社會，自周秦至鴉片戰爭，亦即紀元前五百年至十九世紀的五十年代，二千餘年間，都在封建生產方式之下，地主，和地主的代表們，即各階層的大小官吏直至皇帝，始終由農民供養，而又騎在農民的頭上鞭打他們的，但中國農民是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即是一家數口，被束縛在一小塊土地上，終年流汗水，賣性命地去工作，纔能勉強維持不凍不餓。他們沒有團結，沒有抗拒的意識，故統治者能夠舒舒服服的過着優裕生活。然而忍受畢竟有限度，到了苛捐雜稅，貪官污吏，荒年災病交迫而來的時候，農民們明白了自己的命運，反抗是死，不反抗也是死，於是就有政治意識稍微濃厚一些的人，起來發動大起義，歷史上轟轟烈烈的革命行動，就這樣產生了。遠的如反抗秦始皇的陳涉吳廣，全是農民，漢朝的赤眉、綠林，後漢的黃巾，也是農民搞的。唐朝的黃巢，更是直接把統治者推翻，建立了新政權的，明代的李自成、張獻忠，和近代的太平天國洪秀全，政治意識更爲明確，在新的歷史裏，這些農民出身的反抗英雄，都獲得新的評價。

可是，這些人，在最近以前，都是被視爲「叛亂」，或「叛逆」，「流寇」的。正史裏邊，把他們另列一類，叫做「叛逆傳」。從前有許多時代是外族侵入中國的，雖不曾正式作了統一中國的皇帝，也頗在中國占據了很長的時期，例如南北朝時的北方胡族各國，中國正史裏也給與他們相當的篇幅來記述，例如晉

書的「載記」，就是專記胡人國家的，並不直捷了當的把他們叫做叛逆；在歷史分類中，另有一類「霸史」，也是專記這些割據一方的「好漢」們歷史的。總之，在過去歷史裏，寧可承認外國侵略者的割據，也不願意承認農民起義的事實。前清末葉，國家被貴族和貪污官吏們敗壞得不成樣，帝國主義者侵略日益加深，棍棍的西太后，曾有一寧送外人，不給家奴」的誓言，其實，這一個誓言，我們應該把他的傳統追溯到很久以前。中國歷朝皇帝和地主官吏殆無不如此，石敬瑭、吳三桂借了外國胡兵來打擊本國人民，就是很好的例子。後代歷史家雖也有人大聲疾呼的罵他們認賊作父，可是在當時，這種舉動，並沒有遭逢知識分子官僚階層的有力反對，這就表示他們的利益是一致的，反農民反革命擁護封建的。

在統治階層的眼光裏看起來，沒有一件事情比奴隸的叛變更了不起了，因爲這是掘他們命根子的勾當。統治階層如果沒有被剝削者就完全喪失了他們生存的資料，享受的泉源，故無論如何，也要拚命的，爲目的不擇手段的抵禦這股狂潮。蔣家朝廷把代表廣大人民的革命勢力叫做「奸匪」，叫做「亂」，要「戡」要「剿」，甚至於給美帝磕頭下跪去求槍砲，其意義與此是一致的。這些無恥的不能生產，不能自立的蠢蟲，不但要用強暴的武力去壓下人民反抗的巨流，並且造作了歪曲的歷史，歪曲的唯心哲學來毒化人民的頭腦，來麻醉人民的神經，這些陳腐的，代表統治階級的歷史哲學，我們稱之爲「正統派的說法」，因爲在他們看起來，只有他們纔是「正」統，別人全是胡鬧，全不能登上歷史的王座，走入歷史的殿堂的。

「成王敗寇」也就是正統派歷史的殿堂基石之一。他們放送這種毒素主要就是耍人民打消正義感，向現實低頭。現實是什

麼？就是當前的統治者，他成了功，是王，是侯，大家應該承認他的統治權，向他低頭。敗的，無論你曾代表着什麼人的利益，即使你的立場是廣大人民，也絕對不能列入「正統」，而是叛逆。唐德宗、唐僖宗、漢桓帝、漢靈帝、明神宗、明熹宗那樣混蛋統治者，歷史上照樣尊他們爲王爲帝，因爲他們的統治到底沒被人民勢力即刻推翻，而且知識分子，地主，官僚們也非常不願意這個混蛋王朝被黃巾、黃巢、李闖王等人推翻，就不能不強調那幾代表人民的革命者爲叛逆，而真正叛逆了人民的「獨夫」爲「君王明聖，臣罪當誅！」讀書分子全是資產階級的代言人，皇帝和統治者的幫凶，清客，他們可以用勢力迫害農民，他們更用歪曲的理論教育、麻木農民乃至第二代國民，做一個老百姓要怎樣呢？好好的交租納稅，服從王法，盜賊亂黨，豈是善良人應當幹的？官法如爐，可了不得，你們若有半點違犯，這個爐就會燒燬了你！他們做文章替「真主」鼓吹，作了皇帝全是上應天象的，平常百姓豈可妄想？劉邦本是農民出身，由農民革命一轉變而成爲代表大地主的改朝換代，於是歷史家就造出來「白帝子赤帝子」的故事，說他是赤帝之子，斬蛇起義，甚至他娘生他的時候，也夢見真龍和她交配了。愚昧的老百姓，當然很容易受他們的欺騙，小說裏，俗曲裏，這種故事尤其多，朱元璋、趙匡胤、劉知遠……來路都不比尋常。你沒有這種真龍天子的福命，就休要胡思亂想，黃巢李闖王的失敗，就是胡思亂想的結果。

全部歷史根據這種標準寫下來，合乎爲王的是「正統」，否則自然是亂賊，在正統的大帽子底下，壓死了無數農民起義英雄，埋沒了不少應該在人類歷史裏占重要篇幅的人民受迫害與反抗的故事。我們都讀過水滸傳，代表農民反抗暴政貪污的宋江等，作了多少可歌可泣的事情，雖則是小說，一定也有傳說故事作骨

幹，但你若查考官方編著的「宋史」，就只有幾十個字的記錄，而且說不久就被張叔夜「討」平了。到後來，更有無聊的文人，覺得把這夥「盜匪」這樣誇大起來不大好，就作了「蕩寇志」來「掃蕩」他們，在這部書裏，攻打大名府祝家莊，替天行道的忠義堂好漢，全部變成了小丑，你看，代表統治階層的御用文人與著作家史學家有多麼惡毒！

出身是農民而最後變作「民賊」的統治者，如劉邦朱元璋等，他們的猜忌尤其厲害，手段更爲毒辣。朱元璋的高壓屠殺政策，恐怖主義，特工辦法，是空前凶狠的，（請參看吳晗的「朱元璋傳」）劉邦雖然沒有他的手段「進步」，但也曾採用殺人主義，苛法嚴刑，——把約法三章推得乾乾淨淨。朱元璋本是彌勒教徒——又稱明教——出身，幹過農民組織的紅軍，做過明教首長韓林兒劉福通的部下，這種原始式宗教本是團結農民抗暴的一種方式，手段，我們不能用迷信兩個字否定了他，可是等到朱氏占了南京，稱了吳王，和地主，知識分子結合之後，立即改變面孔，回過頭來給農民軍及其領導者以無情的打擊，把宣傳彌勒教懸爲厲禁，連自己的出身，歷史也全部改造，我們從他所遺留下來的史料裏，已經完全找不到他青年起義時候的真相，而在他及其附屬文人的記事裏，充分實現着成王敗寇的哲學，韓林兒劉福通等農民領袖都成了叛黨，亂民了。

我常常在說明歷史裏有許多謊言，像上面這些謊言，可以說是最不美麗，最讓人惡心的。然而這些話卻騙了我們幾百年或幾千年。

這裏我們還得提出「成王敗寇」的另一意義，就是很多人把這句話作爲發牢騷的語句。譬如，今日居然還有些人在嘆息，「唉，『勝者王侯敗者賊！』蔣介石當初不也很受崇拜嗎？」說

數百年，但不妨礙他們是農民起義的領袖，真理總有重光的一天，

這話的人，我們必須分析他的出身階級，我敢斷言，即使他不是專政權手下的官兒頭兒，亦必是專政權存在對他有好處的地主豪紳，或不知前進的知識分子，只知貪圖暴利投機的工商分子等。他們純然在爲專政權作阿Q式的自我慰藉與解嘲，他們爲了自己的利益，卻完全不會認清歷史的進步，沒有明白這次革命的本質上與前不同。

社會進化的規律並不是觀念的唯心的說法，而且有歷史事實很客觀的證明的，他的進程，一定要遵循這個軌道，就如同化學物理等自然科學中的規律一樣，以此我們稱這種進步的社會科學爲「科學的社會主義」。根據科學的社會主義規律，社會矛盾的發展是「舊東西與新東西間的鬭爭，衰亡着的東西和產生着的東西間的鬭爭，衰頹着的東西和發展着的東西間的鬭爭」，因此，社會就天天在變，在前進，舊社會所認爲天經地義的法則、哲學，新社會完全要推翻。而社會的存在，「不是要指舊社會裏不再發展的階層，那怕這些階層在現時還是占優勢的力量；而是要指舊社會裏正在發展，具有遠大前途的階層，那怕這些階層在現時還不是占優勢的力量。」（連前引號內俱見「聯共黨史簡明教程」，斯大林述列寧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綱領語，現在也有單行本。）那麼，不但在現在我們不當估高了舊統治者的力量，替他惋惜，即在從前，我們對狂暴的統治者無語的低頭，承認他有絕對的力量，而忽視了那正在萌芽中的進步力量，有前途的力量，也是頂大的錯誤！何況現在反動派已經根本打垮，沒有民衆基礎的法西斯蒂，永遠不能在人民中立足呢！

這個規律告訴了我們一條歷史的真理：判斷爲王爲寇不能由成敗的結果上來看，而當由他是否是社會裏的新生力量，前進力量，代表人民大衆的力量來看。李閻王、張獻忠被視作「流寇」

數百年，但不妨礙他們是農民起義的領袖，真理總有重光的一天，「寇」「盜」也便有翻身之一日。農民起義更有成功的一天！換言之，正統的幾千年來坐落皇朝寶座的「太祖」「太宗」，以及什麼公卿大夫，王侯將相，雖然歷史上以無比的篇幅恭維他們，記錄他們的政績，只要他們是剝削者，是壓迫者，我們就該揭穿其真面貌，把他冷酷的打入「匪幫」之內！我們不要玩弄小資產階級的感傷主義，而當睜開雪亮的眼睛，向廣大的人民看齊。歷史到了全部清算的時候了。

（上接二六面）煩惱便不會跟上你。

唱歌、跳舞、參軍，等待訓練，自然都應該鼓勵，不過新社會的到來，固需要鼓舞人民向上的藝術，也需要糾糾武夫的國家干城，更需要爲人民服務的各級幹部。你得坦白地分析自己，毫不留情的批判一番，拋棄了正式的功課不上、不做，終日跳器跑，這於建設新社會，是不是捨本就末！解放全國爲期已近，工場、農場的地位，是不是更比戰場重要，你對於農場工場的知能，懂了幾何？你愛心讀書已來不及了嗎？你恐怕家庭經濟接濟中斷，你憂慮學習的無所致用，你擔心在轉形期間無處升學，這許多問題，自然使你躊躇，你與你的同學，需要大家集團地想出辦法來，政府社會，也正在謀求解決這些問題，一個合理的新社會，祇要你放棄了自己園地的打算，放棄了萬物皆備於我，非我莫辦的企圖，社會的辦法、制度，必然會解決你的問題，一個有計劃的社會，一個永久和平的世界，他有充足的機會發揮你的才能，但你必得在羣衆中生長，祇要你時時刻刻記取爲大衆服務，在爲大衆服務的前提下，才能決定你的存在，那末不論求學受訓，都有你的前途。